

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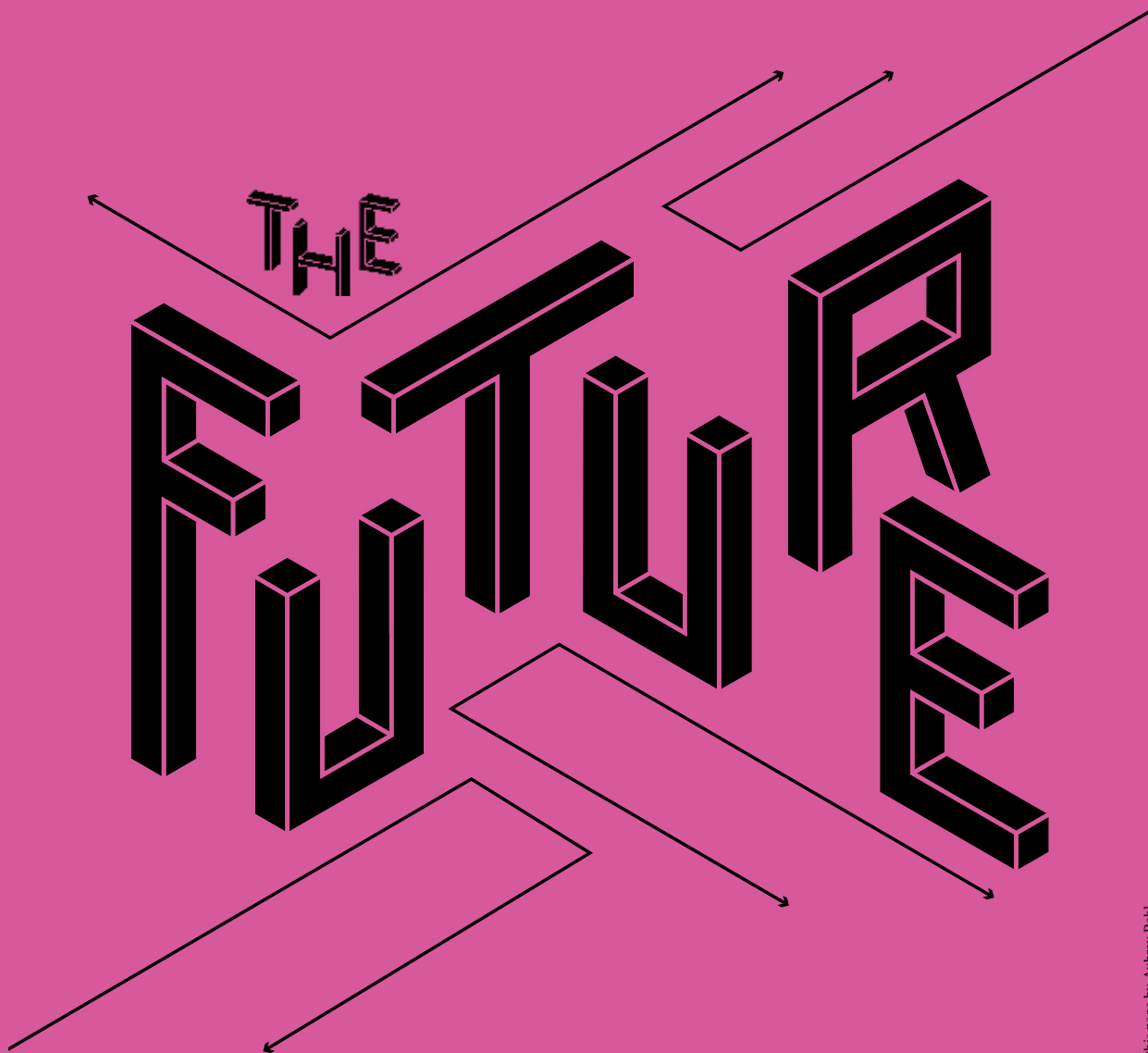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this page by Aubrey Pohl

慈善	威廉·麥卡斯基爾 (William MacAskill)
和平	丹尼斯·王 (Dennis Wong)
水	查爾斯·菲什曼 (Charles Fishman)
閱讀	史考特·圖羅 (Scott Turow)
旅行	馬克·貝克 (Mark Baker)
語言	柯里·斯坦普爾 (Kory Stamper)
環保	喬納森·佛利 (Jonathan Foley)
領導	喬·歐丁 (Joe Otin)
創業精神	茱莉安娜·岡薩雷茲 (Juliana Corredor González)

插圖：格雷格·馬貝里 (Greg Mably)

保 羅·哈里斯 1915 年在《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寫道：「100 年後的扶輪會是怎樣，這是任何目前活著的人都無法想像的。」

一個多世紀後，您無需再想像了：扶輪已經茁壯成長，《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也一樣。十年前，正逢我們刊行 100 週年，編輯們在百週年紀念刊上回顧了本雜誌的成就，該紀念刊從我們的史料庫整理出了珍·亞當姆斯 (Jane Addams) 到庫爾特·馮內果 (Kurt Vonnegut) 等著名撰稿人名單，其中還包括邱吉爾、愛因斯坦、甘地、海明威、劉易士、蕭伯納和艾米·范德比爾特 (Amy Vanderbilt)，這只是其中幾個。

現在，欣逢我們創刊 110 週年，我們正朝著另一個方向前進：展望未來。在我們站在 21 世紀第三個十年的門檻上時，我們正在想像我們要去哪裡——以及我們對於抵達目的地時有何期待。

慈善

撰文：威廉·麥卡斯基爾 (William MacAskill)

大約 10 年前，我協助發起了一個名為「有效利他主義」的社會運動。後來，我領悟到了我認為的慈善的未來。



我解釋給你聽。有效的利他主義用證據和理由來決定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來行最大的善。運動開始時的焦點是擴大那些我們認為有能力關懷生活在赤貧中的人的道德圈。不斷擴大道德圈只是幾千年前開始的歷史趨勢的最新階段。

我們一開始只關心家族或部落，但隨著時間過去，這個圈子擴大，以道德為出發點，對於不同性別、種族、宗教、性取向和國籍的人都給予同等分量的關懷。現在，這個圈子已經擴大到擁抱那些赤貧的人。儘管我們這些生活在已開發國家的人可能無法親眼看到他們的苦難，但我們不能以這理由來忽視他們。所有人都同樣值得我們基於道德加以關注，無論他們住在哪裡。想想看：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每年約有 150 萬人死於可預防的疾病。然而，大約只要 2,300 美元就可以透過季節性分配抗瘧藥來防止 5 歲以下的兒童死於其中一種疾病——瘧疾。

然而，最近我才發現，儘管我們認為今天活著的每個人的價值都是平等的，但這個道德

圈仍未涵蓋最大範圍。是的，我們可以採取很多有意義的方法來幫助全球貧困人口。但是最近我堅信，慈善的未來——以及我們可以產生最大影響的地方——要求我們專注於改善另一群我們看不到他們的苦難的人之生活。這一群人並不是在空間上與我們隔離，而是時間：未來世代。

缺乏未來世代的代表是市場和民主失敗的一個例子。尚不存在的人無法與我們交易或討價還價，因此他們對消費者或公司的決定沒有影響。他們的政治權利完全被剝奪了：他們不能遊說政府，他們也不能投票。這要由慈善來彌補這個缺口。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有很多人會誕生。哺乳動物這個物種還可以存活數百萬年才會滅絕；從解剖學上講，現代智人已經在地球上生活了大約 20 萬年。如果我們將一個物種的潛在生存時間等同於一個人的壽命，那麼人類尚處於幼童階段，未來還有幾乎一輩子的日子要過。人類絕不是典型的哺乳動物。我們很可能存活更長的時間：科學家預測，地球還可以住 5 億年；如果我們能到其他星球上去，這個物種生存的機會將會變得更大，像天文數字那樣。因此，我們人類有一個廣大的未來——也就是說，如果不出差錯的話。

但不幸的是，有許多方面可能會出錯。核能、地球工程、合成生物學和人工智慧都構成挑戰。我們如何在避免遭遇潛在災難性事件風險的情況下，利用它們的好處？隨著越來越強

威廉·麥卡斯基爾 (William MacAskill) 是牛津大學全球優先研究所的哲學副教授和研究員，著有《做得更好：有效的利他主義如何幫助您幫助其他人、做有意義的事、以及對於回饋做出更明智的選擇》(Doing Good Better: How Effective Altruism Can Help You Help Others, Do Work That Matters, and Make Smarter Choices About Giving Back) 一書。他是有效利他主義中心的共同創始人兼總裁。

展望未來：和平的未來

由於過去一年這麼多變化——在扶輪社、美國和全世界——關於和平未來的對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適時。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衝突和改變這兩個常數將會發生。問題是，我們是否會利用這些衝突作為建設性變革的催化劑？在考慮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時，扶輪和扶輪社員必須選擇「在全球、我們的社區和我們自己身上」對和平產生重大和持久的影響。

為此，我們必須根據扶輪的願景聲明和行動計畫，努力制定一些建構和平的新思維和方法，並始終牢記我們的原則以及我們的服務領域及焦點。其中一個目標是必須在工作中建立信任、透明度和團隊合作。我們還應建立一種心態，使建構和平成為日常習慣，包括以身作則。我們必須始終關注我所說的正面和平的四大原則：人、目的、政策和權力。

大的科技之出現，人類滅絕的風險，或文明不可挽回的崩潰，已經成為明顯的現實。此一重大風險必須非常認真地對待，即使這種風險極不可能發生。

因此，許多慈善家相信，當我們要行善時，我們主要應該關心我們行動的長期後果：未來幾個世紀，幾千年甚至幾百萬年。由卡里·圖納 (Cari Tuna) 和她的丈夫達斯汀·莫斯科維茨 (Dustin Moskovitz, Asana 和臉書的共同創始人) 資助的「開放慈善專案」將「生物安全和大流行防備」和「先進人工智慧的潛在風險」納入其焦點領域。特斯拉的伊隆·馬斯克 (Elon Musk) 及 LinkedIn 共同創始人里德·霍夫曼 (Reid Hoffman) 正在支持確保人工智慧對人類有益的倡議。加拿大互網際網路企業家傑夫·斯科爾 (Jeff Skoll) 創立了斯科爾全球威脅基金，來處理對人類的生存威脅。傑夫·貝佐斯 (Jeff Bezos) 正在資助一個時鐘，該時鐘將計時 10,000 年，每千年響鐘一次，以象徵長期關注此事。所有這些都是捐助者以不同方式努力造福世代子孫的例子。

雖然這新一波的慈善還在萌芽期，但我看到人們對子孫後代的關注正在上升。如果歷史有任何指標作用的話，我們的道德關注圈只會繼續擴大。

由於現狀無法有效運作，我希望追求社會正義和公平的需求和動力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改變，我希望改變的方式對所有人都有利。隨著這些改變的發生，如果扶輪和扶輪社員願意的話，可以在很多方面有所作為。我們必須問自己：我們是否會有勇氣和決心對正面和平作出必要的承諾？

我設想，有朝一日在人們心目中，扶輪的名字將等同於建構和平和衝突轉變。和平是一項人權，我對未來持樂觀態度，未來的世界公民將生活在安全的環境，有機會繁榮，享受我們應有的生活品質。

作為世界和平扶輪網路扶輪社 (5330 地區) 的社員，丹尼斯·王 (Dennis Wong) 是扶輪和平行動小組的共同創始人。

我相信我擁有的每一毛錢

都屬於社會。

只是代為保管一陣子。

我沒有帶著錢來到這個世界， 也帶不走。

班加羅爾 (Bangalore) 扶輪社
拉維可什·達克珠
(Ravishankar Dakoju)，印度



〈化思想為行動——影響變大了〉，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2019 年 3 月號

撰文：查爾斯·菲什曼 (Charles Fishman)

我到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市談論水， 一個大學老師解釋了過去幾年在這個 美麗的海濱城市生活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



她說，早在 21 世紀早期，查爾斯頓每年就遭遇幾次洪水——8 到 10 次。一個月不到一次。

但在過去的幾年，查爾斯頓每年有 40 到 50 次洪水入侵。這位婦女解釋說，洪水很常見，而且具有破壞性，她和她的丈夫不得不圍繞洪水規劃自己的生活。他們把孩子送到城市某一區去日托；他們在另一區工作。當低窪的街道和十字路口充滿海水時——就像現在平均每月發生三次一樣——他們被切斷與孩子的聯繫。

「我們必須注意天氣，我們必須注意潮汐，我們必須與日托中心的人談，」她說。

「因為我們很可能下班時，沒有辦法接到孩子。」有時他們沒有帶孩子去日托，因為預測白天會淹水。

你不必想像水的未來：就在這裡。現在它在我們周圍發生。

這是查爾斯頓洪水最明顯的教訓，查爾斯頓是美國單一城市的單一問題：洪水不是毀滅性的，但它是突然的，它是新的，它是無情

查爾斯·菲什曼 (Charles Fishman) 經常投稿給《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他最近的一本著作是《一次大躍進：載我們飛到月球的不可能任務》(One Giant Leap: The Impossible Mission That Flew Us to the Moon)。他也是暢銷書《大渴：水的秘密生活和動盪的未來》(The Big Thirst: The Secret Life and Turbulent Future of Water) 的作者。

的，它有巨大的破壞性，而且它不會消失。說到水，我們還沒有準備好迎接現在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因此，我們當然還沒有為未來做好準備。

在過去十年中，我們在水方面有長足進步。在 2005 年至 2015 年這 10 年（美國最近一年的數據），一般美國人從每天在家使用 100 加侖的水變成使用 83 加侖的水。如果我們仍然以 2005 年的速度消耗水，那麼我們每天消耗的水就會比現在多 50 億加侖。

在過去 50 年，我們獲得了巨大的進步。今天，美國每天的用水比 1965 年少。在半個世紀裡，我們使美國經濟的規模增加了兩倍，但我們所用的水連一加侖也沒增加。這就是說，我們今天使用的每加侖水發揮的作用是 1965 年的三倍。

今天農民的用水量比 1965 年的農民少一些——但他們灌溉的土地增加了 45%，糧食產量增加了一倍。

這都是好消息。如果氣候變化沒有改變一切關於誰獲得水以及多少水的狀況，這將是一個好消息——這是新的用水倫理的基礎。實際上，我們在美國和世界範圍內取得的進步將減緩氣候變化的影響。但是我們可能沒有注意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可能會很巨大。

當我們談論氣候變化的影響時，我們通常不會把每個點都串連起來，但幾乎所有都跟水有關。雨不再下在我們期待的地方。降雨減

水

少，雨天變少，暴風雨變少，但強度和雨量更大。現在，雪以雨的形式降下，從整個地區賴以生存的「水的儲蓄帳戶」中把水偷走，原本帳戶裡有冬季積雪堆積在山脈中，然後在春季和夏季逐漸融化，提供穩定的水流。

每一天，我們都看到嚴酷的氣候和天氣即將到來，這感覺是新的。在一個又一個創紀錄的乾燥夏天的推動下，美國西部各地發生大火。受到異常溫暖的海洋溫度的滋養，大西洋上緩慢移動的颶風和太平洋上的超級颱風在登陸之前就爆發出強大的力量和強度，並在那裡導致暴雨和洪水。

我們習慣於隔離我們的水經驗，特別是在已開發國家。我們每天在家裡、辦公室和工廠、農場里都用水。然後是環境中的水——水要麼來，有時在破壞性的洪流中，要麼不來，連續幾個月缺水導致乾旱。

氣候變化將消除這種方便的區別。我們創造的人類用水系統，以及我們都依賴的，面對即將到來的未來時，將看起來脆弱和不足。

適應水的新世界的最重要的原則是：水不會順著一廂情願的想法。水的問題自己不會好轉。剛好相反：解決各種水問題的等待時間越長，例如從客廳天花板的漏水到城市的海平面上升等問題，這個問題就越難解決，成本也就越高。

這不只是直接的事實。管理良好的水是整個經濟的基礎。但我們通常並不了解這一點。一個每週洪水泛濫的城市，一個必須輪流供應飲用水的城市，一個必須為每個颶風季節或每個火災季節帶來的破壞做好準備的城市：這不

水之痛

如果當前趨勢持續下去，並沒有緩解：

1 到 2030 年，全球每年用水需求將超過目前可持續供應的水的 40%。

2 到 2040 年，將有近 6 億兒童生活在極度缺水的地區。

3 到 2050 年，面臨洪水風險的人將從 12 億人增加至 16 億。

資料來源：國家情報委員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氣象協會

是未來經濟能穩定、有吸引力的地方。

我們需要為因應一個新的世界而加以調整。在水方面，我們需要了解另外兩個關鍵的想法。首先，我們知道如何解決世界上存在的每一個水問題——從工程學的角度來說。我們不需要用曼哈頓計畫或登月計畫來解決水的問題。但大多數水的問題最困難的部分是人的部分。要使人們以清楚地方式看到水的狀況——用現實主義而不是樂觀主義。然後促使人們改變自己的行為。

需要理解的第二件事是，所有的水問題都是地方的，必須在這些地方解決問題。美國是一個富裕、聰明的國家，卻有著一系列瘋狂的水問題的完美典範。不僅沒有積極的國家戰略來解決這些問題；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沒有國家指導。

但是，對於城市、地區、州來說，這可能是一種解放。美國及全世界最聰明的社區在解決水和氣候變化問題方面，並沒有等待。他們沒有等待來自華盛頓的警報、或指導，甚至資助。

特別是在已開發國家，我們經歷了一個世紀的高度工程化的水上黃金時代，我們把水的管理留給了專家，我們大多數人從來沒有想過水的問題。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看不見的。我們需要以現實主義、緊迫感，並理解水是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努力解決的問題的態度，來看水情不穩的新時代。

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水不會再為人所忽視。水的未來就在現在。

世界上一半的醫院病床躺著有水傳播疾病的病人。

超過 10 億人無法獲得乾淨的飲用水。

在 21 世紀，這種情況令人非常不安。

法蒂瑪·拉馬米·隆古魯瓦 Fatima Lahmami Langlois | 蒙特婁扶輪社



閱讀

我實在無法理解，我怎麼活了
這麼久卻不知道如何閱讀。
我不曉得我錯過這麼多。



卡爾·桑德斯 (Carl Sanders)

威斯康辛州基諾沙 (Kenosha) 扶輪社

〈隱藏〉，《國際扶輪英文月刊》2016年4月號

撰文：史考特·圖羅 (Scott Turow)

**作為作家，並經常倡導識字和
作家運動，我經常被問到我是否
認為閱讀在美國還有未來。**

通常，提問的人是用許多人在討論冠狀病毒大流行或氣候變化的未來發展中採取的嚴峻決心的語氣。但我的回答總是正面的：永遠會有書的。永遠會有作家的。永遠會有讀者的。

我認為，擺在我面前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小學是否要停止教閱讀和寫作。對書面語文的最低解碼需求永遠存在。想想看閱讀街道標誌上的停車限制。

相反，我相信我的提問者想知道的是，美國人是否會為了基本目的以外的目的而閱讀。

能夠吸收一兩個句子還會很重要嗎？例如，讀書或看新聞會繼續作為休閒活動嗎？

證據好壞參半。從1999年到2019年，美國用於休閒閱讀的消費支出幾乎保持不變。隨著網路書商和電子閱讀器在這一時期的興起，我作為一名作家，本來希望閱讀風氣會成長。另一方面，出版業並沒有瀕臨滅絕。

然而，我不能假裝在我有生之年沒有重大的社會變革——以及那些具有深刻後果的變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至少就像電影中所描繪的那樣，美國人透過看書或看報或聽廣播中的喜劇、戲劇或棒球比賽，來消磨晚間。我們的文化是語言文化，口語或閱讀的語言文字是交流的主要形式。

今天，大多數美國人這些時間都盯著螢幕，看他們在電視或行動裝置上選擇的內容。根據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最近的一項研究，現在大多數美國人從電視或社交媒體獲得新聞，而不是報紙或新聞網站。我們已經朝向視覺文化轉變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轉變並不神秘。是的，我們有令人興奮的新技術：一大堆一流的串流頻道和我們手機的卓越計算能力。但是美國人的讀寫能力問題也頻頻出現。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約有99%的美國人具有基本的理解能力，意思是說他們的閱讀能力足夠理解禁止停車的標誌。但隨著更複雜的閱讀技能被衡量，一項一項研究透露了令人沮喪的統計數據。

2019年，由美國教育部主辦的「國家教育進步評估」對全國約60萬名學生的閱讀技能進行了分析。四年級和八年級的學生中，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學生具備熟練的閱讀技能；自2017年上次評估以來，大約三分之一的州的四年級平均閱讀分數有所下降，而八年級學生的閱讀分數在一半以上的州下降。我們沒有進步。

在閱讀上苦苦掙扎的學生預期在成年後會有閱讀困難。根據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也是教育部的一部分）2019年的一份報告，21%的美國成年人（約4,300萬）屬於低識字率這

一類，也就是說他們無法解釋自己讀過的內容、比較和對照書面資訊，也不能根據他們在網頁上讀到的內容做出基本推論。

有鑑於此，我們不難理解我們為什麼成為一個視覺溝通受到青睞的國家。如果許多美國人的閱讀能力不好，那麼把訊息傳達給每個人的最好方法是給他們看圖片。學習閱讀是一項複雜的任務，需要熟練的教師進行多年的訓練，而且學生的決心要持之以恆。圖像的理解實際上是一種嬰兒技能。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重新發布的 2009 年研究，不到兩歲的兒童可以看圖片，並學會將單詞與他們所看到的物體相關聯。視覺溝通是天生的，因此容易得多。

但是，如同我們都知道的，更容易不一定更好。如果史前洞穴壁畫能表達一切，人類就沒有必要發展文字。在不詆毀視覺學習或體驗性學習的情況下，教育者幾乎普遍指出大腦功能和理解能力的空前增長、知識金字塔化的方式以及閱讀產生的學習效率的提高。

相比之下，視覺溝通是笨拙的，而且沒有重點。一張圖片可能值上千個字，但這些話是你需要聽的嗎？當我在網上搜索，想找出如何解決房子的一個小問題時，例如，如何把一個破燈泡從插座中取出，我常常被逼到憤怒邊緣。搜尋結果的最前面一項幾乎一定是影片。但是我不想花 10 分鐘觀看一些好心的自己動手作者把他們自己變成自己的《工具時間》(Tool Time) 版的明星。我想大叫，請給我說明書，這樣我就可以在幾秒鐘內學會如何避免損壞燈具。

在溝通方面，文本的效率具有明顯的社會意義。雖然我在嘻哈音樂方面沒有前途，但我喜歡這句愚蠢的押韻歌詞：讀者是領導者。通常，因為時間不夠用，你的公司經理不會去處理聲音、燈光和剪輯，製作影片來傳達指示給下屬，而且她肯定不會一天做幾次這種事。她會迅速寫一份備忘錄，並預期下屬會仔細讀它。

良好的閱讀和寫作是我所謂的「文言文



技能」，我指的是在中國古代貴族階級擁有的語文技能。在可預見的未來，在美國，處於社會秩序最頂端的人將能流利地讀寫。法律——無論是撰寫合同還是法案——實際上都是文字的。團隊合作在業務中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但商學院學生仔細研究的案例首先是以書面形式呈現。工程師必須精通數字，但是他們試圖解決的問題在大型組織中是以書面文字的形式共享。

因此，當我看著我的水晶球時，我看到不可避免地是這一批熟練的讀者將包括許多喜歡把閱讀當休閒活動的人。鑒於閱讀作為一種吸收資訊的方式的效率，必然會有人相信閱讀新聞所知道的比在電視上看 90 秒的新聞更多，也必然會有人發現讀兩小時的傳記比看傳記影片更豐富、更有價值。你在讀這本雜誌的事實證明了我的論點。

然而，這些預測還有更可悲的一面。我所描述的是一個閱讀和寫作技能優秀越來越註定成為階級差異、根深蒂固的權力差異和收入不平等、以及不可避免的怨恨的標誌的社會。我們日益增長的視覺文化正在將一些美國人引誘到一個陷阱中，在這個遊戲中，他們註定吊車尾。閱讀的關鍵問題不在於閱讀能力問題是否會繼續存在，而是我們必須做什麼來使更好的閱讀技能具有普遍性。

史考特·圖羅 (Scott Turow) 是作家協會的長期的律師和前會長，他是許多暢銷小說的作者，包括《無罪推定》(Presumed Innocent)、《舉證壓力》(The Burden of Proof)、《無辜》(Innocent) 和《相同》(Identical)。他的最新著作是《最後的審判》(The Last Trial)，故事背景是在他虛構的肯德 (Kindle) 郡。

旅行

撰文：馬克·貝克 (Mark Baker)

讓我們把自己綁在我們的飛車一會兒，乘著它到 2030 年，看看未來的旅行是什麼樣子。

壞消息是，到那時我們可能還沒有會飛的汽車，但技術的進步將推動未來十年許多最明顯且最重要的趨勢。

一些最大的變化將由生物識別技術的改進而引起，例如臉部、視網膜和指紋識別。已經在減少的現金支付將真正成為歷史遺物。你買東西時只需要用你的指尖碰觸一下。連鎖酒店和租車公司已經採用這些技術，讓旅客能夠沒鑰匙就能使用客房和汽車。自動護照讀取器在許多國際機場已司空見慣。在未來的歲月，旅客只需掃描臉部即可跨越國界。

這個行業也準備大大擁抱機器人。在未來十年內，預計在酒店接待處和航空公司報到櫃檯看到機器人。借助語音識別技術的改進，機器人將「接聽」空運公司客戶服務線上

的電話。這些通話可能和過去一樣令人挫折，但是理論上，等待時間將減少為零。根據地點的不同，無所不在的叫車服務公司所部署的無人駕駛汽車將把旅客從一個地方運送到另一個地方。

一旦到達目的地，未來的旅客將可以全天候隨時用語音指示自己的個性化數字預訂助理。這些助理——實際上是擁有眾多使用者偏好數據的機器人隊伍——將處理尋找酒店、餐飲、交通和景點的所有後勤工作。旅行者會通過他們的行動裝置與機器人進行互動，但該裝置是否是手機、手錶、眼鏡，還是我們還沒有想出的東西，還有待觀察。

到 2030 年，擴增實境 (AR) 和虛擬實境 (VR) 技術的使用將變得無所不在。借助 AR 技術，電腦生成的資訊可以疊加在現實世界的物件上。旅行者只需將裝備指向著名建築或自然奇觀，就可接收景物的視覺或聲音訊息，了解是什麼讓這個地方如此特別。VR 技術的進步——本質上是電腦生成的真實世界模擬體驗——可能迫使我們改變旅行本身的定義。再過幾年，任何人只要拍打耳機就可以「旅行」到任何地方。

馬克·貝克 (Mark Baker) 是一位駐布拉格的旅遊作家，他撰寫了《福多爾》(Fodor's)、《弗若默》(Frommer's)、《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 等出版社出版的 30 本旅行指南。他的旅行作品也出現在《國家地理旅行者》(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er)、《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旅遊慾》(Wanderlust) 和其他刊物。



除了技術之外，新冠肺炎大流行及其後果將推動未來十年的若干重要趨勢。2020 年的大流行使高飛的旅遊業陷入低谷。旅行者的反應是儘量到離家更近的地方，在可能的情况下，喜歡汽車旅行而不是航空旅行。到 2030 年，對大流行的恐懼早已拋諸腦後，但對健康和安全的揮之不去的擔憂將繼續刺激一般認為風險較低的活動的需求，如露營和休閒車旅遊。

由於冠狀病毒，「衛生」檢查——就像 911 恐怖攻擊後加強的安全程序一樣——將持續到 2020 年代結束。根據目的地和疫情的不同，這可能意味著在機場更頻繁地進行現場體溫檢查，或要求提供疫苗接種記錄或證明乘客無病的證明。其中一些資料很可能內置於乘客的生物識別記錄。預期會出現透過提供有附加費用的衛生客艙升級或更昂貴的「深度清潔」套房來利用這一波清潔熱的航空公司和酒店。

並非冠狀病毒的所有作用都會被證明是完全負面的。一線希望是鼓勵旅遊業更加重視可持續發展，而非快速成長。2019 年的遊客數量創歷史新高，但由於太多人旅行太多次，地球上最受歡迎的目的地的文化和環境品質嚴重惡化。

預期有些市鎮會限制遊客數量。像阿姆斯特丹這樣的熱門目的地已經採取了這種措施，其他地方也會效仿。有些市政府還將努力限制像 Airbnb 等客房共用服務活動，後者在過去十年中大大促進了旅遊業失控的增長。在環保方面，旅遊業中最大的兩個氣候罪犯——航空公

大阪那一年塑造了我的人生。
它給了我難以置信的基礎，和
環遊世界、展翅高飛的勇氣。



安東尼·斯洛德科夫斯基 (Antoni Slodkowski)
扶輪青少年交換，波蘭到日本

〈探奇護照〉，《國際扶輪英文月刊》2020 年 9 月號

司和郵輪公司——將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被要求採用零排放或碳中和技術。未來的飛機將使用氫燃料；郵輪可能會採 100% 電動。

這些措施的綜合效果可能是提高整個旅行成本，到 2030 年，旅行者可能會計畫更少的長途旅行。不過，好消息是，他們參加的旅行可能會更愉快、對地球更好。

語言

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語言

母語	第二語言
1 華語	1 英語
2 西班牙語	2 北印度語
3 英語	3 法語
4 北印度語	4 華語
5 孟加拉語	5 印尼語
6 葡萄牙語	6 俄語
7 俄語	7 烏都語
8 日本語	8 斯瓦希里語
9 粵語	9 西班牙語
10 馬拉地語	10 德語

資料來源：民族語 (Ethnologue)

撰文：柯里·斯坦普爾 (Kory Stamper)

**對於像我這樣的人
(詞典作者和編輯)來說，
轉收到每篇抱怨今天語言狀態的
文章可能是一種職業危險。**

天啊，你好，這個主題的討論充滿悲觀和悶悶不樂。每個人發簡訊時都是在破壞語言！或者社交媒體——或網際網路，或商業術語，或者年輕人和他們的含糊籠統話語。有些國家非常擔心他們尊崇的母語的衰敗，於是成立學院來管理哪些詞可以得到認可，哪些詞應該被拋棄。在世界的其他領域，語言是石蕊測試，是「我們」和「他們」之間劃清界線的簡單方法。語言是微妙而且處處充滿玄機的。因此，聽到語言竟然還有未來，或者說我們這些工作是追蹤語言發展和學習語言的人對語言的未來持樂觀態度，你可能會感到驚訝。

這不僅是因為如果語言完全失敗，語言學家、詞典編纂者和語言歷史學家將失業。部分原因在於，對語言即將死亡的抱怨幾乎和語言本身一樣歷史悠久。著名的英國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頓 (William Caxton) 曾抱怨說，英語從年輕時就變化很大，自從他年輕以來，英語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以至於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幾乎無法互相理解。他的抱怨寫於 1490 年。一個半世紀前，僧侶拉努爾夫·希格登 (Ranulf Higden) 抱怨說，英語由於與丹麥人和法國人的接觸而被玷污了，因為丹麥人及法國人曾在中世紀早期輪流經營英國不同地區，現在的英語只不過是很多含糊不清的咕嚕聲而已。這種說法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這些古早和現代的抱怨的核心是人們常常誤以為語言是一種理想的、純潔的東西，存在於我們馬虎的人類之外。但語言跟人類密不可分：它是我們創造的，由於我們集體需要彼此告訴對方事情而去驅動語言的創造。語言會改變，就像人一樣。它必須改變，否則它就死了。

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人喜歡改變。

因此我們緊張搖擺手指和做出抓狂動作，這些全都以「拯救語言」為名義，以使語言免遭種種厄運，其中最令人討厭的是科技。這是有道理的：科技引入了許多新術語，它迅速而深刻地影響著文化。請稍安勿躁：簡訊、社交媒體、網際網路和智慧型手機沒有在摧毀語言，而是擴充語言，就像過去的科技（彩色電

視！彈球遊戲！Atari 遊戲主機！八軌卡帶！月球靴！）一樣。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表示，儘管現代電子產品存在禍害，但全世界的識字率一直在穩步上升，而且為了分析網路語言的複雜語法，許多語言相關工作應運而生。

此外，我們指責現代科技造成語言種種「退化」，但其中有一半老早在手機或電腦誕生之前就發生了。現代的簡訊縮寫「OMG」已有 100 多年的歷史了。它第一次使用於 1917 年，出現在給邱吉爾的一封信中。「IDK（不知道）」也一樣。這是美國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用來取笑新兵的。你的祖父母在你出生前就在毀滅語言。

我們談論「語言」，但是哪一種語言？世界上有成千上萬種語言，每種語言都有其獨特可愛而優雅的風格，但是當我們談論全球語言時，我們傾向於預設它是指英語。畢竟，英語是當今最多人學的語言之一，全世界有 15 億多學習者。儘管存在種種挫折感和不合規則，但它一直是一種非常包容的語言。有一個古老的笑話：英語跟隨其他語言到小巷中，從這些語言的口袋裡偷走詞彙，但這種說法太邪惡而且把英語說成是到處掠奪的語言了。我認為英語是一群家庭主婦分享食譜的一部分：在我們家，我們用這種方式製作餅乾，而好學的麵包師就會來俯身學習新技術。英語也是如此。丹麥人說，在我們的語言中，我們稱舒適滿足感為 hygge，英語把這個詞捲到嘴裡試試看。英語說，它需要回去看孩子，好讓保母回家休息，丹麥語興奮起來說：請把剛剛那個詞再說一遍。語言成長是一個取與予的課題，語言和文化的片段像奶奶的肉桂餅乾一樣交換和調整。



如果英語是一種全球語言，那只是因為我們在某些從未想過會的幾個方面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社區。我們早上在喝咖啡時，透過滑動朋友們的社交媒體帖子來與世界各地的朋友聯繫；我們與不同半球的同事即時聊天；我們下班後點擊有線電視或串流媒體服務來觀看我們最喜歡的進口（可能有字幕）喜劇。在大流行期間，這種以語言為基礎的即時交流習慣，對一些人來說，是一條名副其實的生命線，當孤立的人的身邊沒有其他人時，為他們提供醫療保健、教育或友好的聲音。

語言有未來，因為人類有未來，它的未來將反映語言使用者的未來：意想不到的、狂野的、有彈性的、令人驚嘆的。尚未出現的語言可能不會讓反對者放心，但肯定會比他們活得更加久。

柯里·斯坦普爾 (Kory Stamper) 是一位詞典編纂者，也是一位作家。她的暢銷書《逐字說明：字典的秘密生活》(Word by Word: The Secret Life of Dictionaries) 記錄了她為韋氏辭典 (Merriam-Webster) 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撰寫詞彙定義的職業生涯，她有關語言的文章曾發表在《衛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上。

英語是一個活的語言。當老一輩成員僅僅因為不喜歡較新的俚語而對年輕人喋喋不休時，這會引起裂痕。

金伯利·利利 Kimberly Lilly |
傑克遜·威廉森 (Jackson-Williamson) 郡日落扶輪社，伊利諾州

收件箱〈關於「一廂情願的感謝」的信〉，《國際扶輪英文月刊》2019 年 10 月號



撰文：喬納森·佛利 (Jonathan Foley)

在某些人看來，「環保主義者」一詞似乎是一個骯髒的詞。在他們的腦海中，這個詞指的是那些把自己和樹木綁在一起的明星般狂熱份子。



或者，也許他們預見的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菁英階層，這些人更關心斑點貓頭鷹和座頭鯨而不是人，這些菁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激進主義者，他們想告訴別人如何生活，經營城鎮和經營企業。

但是，這是一個不著邊際的過時假設。今天，環保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更加有益和吸引人的領域。這是一個希望改善普通人生活，並維護自然世界和我們集體的未來的多元化社區。此外，在過去的幾十年，環保人士不僅高談闊論世界面臨的環境問題，而且把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實際解決方案。他們藉由聚焦在人們及其集體福祉來完成這一工作。

雖然認識到環境面臨的挑戰很重要，而且有許多挑戰，但更重要的是要揭示應對這些挑戰的潛在解決方案，特別是那些可以透過創造就業機會、改善健康和使人民更加繁榮和有韌性而造福社會的解決方案。這就是環保的未來所在。例如，應對氣候變化將刺激對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改善交通系統、更智慧的建築、更好的材料、更健康的食品系統和更可持續的農業形式的深度投資。所有這些都有可能

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創造新的經濟機會，並產生巨大的儲蓄和新的收入來源。

將來，當我們著手解決環境挑戰時，我們可以建立更智慧、更高效的做事方法。我們可以建造更高效的住宅，為每個人節省能源和資金。我們可以設計更智慧型、更高效、無汙染排放；節省燃料和金錢；更安全，跑起來更便宜，開起來更有趣的車輛。我們可以減少食物浪費，推廣更健康的飲食，並幫助農民變得更能永續經營和獲得更多利潤，即使與此同時我們協助修復我們破碎的食物系統，並減少它對環境的影響。

我們必須犧牲健康的環境來換取經濟繁榮的想法完全是錯誤的。在未來，我們可以透過大膽的新思維、創新和合作來改善環境和經濟。我們必須這樣做。正如 1970 年創立地球日的威斯康辛州前參議員暨前州長蓋洛德·納爾遜 (Gaylord Nelson) 的名言：「經濟是環境的全資子公司。」

納爾遜完全正確。就最底層而言，我們的經濟體系是建立在環境之上的。乾淨的水、可呼吸的空氣、穩定的氣候、豐富的資源、無毒

環保

關心環境乃是朝向我們的最終使命努力，我們應該給予應有的重視。

作為一個人道主義組織，我們有義務談論它。

巴利·拉辛（Barry Rassin）國際扶輪 2018-19 年度社長

〈為何氣候變遷是扶輪的事〉，《國際扶輪英文月刊》2019 年 4 月號



的地方，這些都是健康經濟的必要條件。一個水和空氣被污染，或風暴、火災和熱浪司空見慣，或基本自然資源——水、食物、纖維和燃料——耗盡的世界必然是一個走向經濟毀滅的世界。

改善環境不僅對地球的福祉至關重要，而且對居住在地球數十億人的健康也至關重要——這是過去幾十年中環保人士所關注事情的另一個轉變。讓我們暫時擺脫對解決方案的關注，看看我們進入 2020 年代時面臨的一些巨大挑戰的例子。看看最近加州和澳大利亞發生的火災對數千萬人健康的影響，它迫使全家人在室內避難數週，以避開危險的空氣污染。或者想想有毒飲用水對一個城鎮的所有居民造成的毀滅性損失，正如我們在密西根州弗林特 (Flint) 看到的，而且持續看到。看看嚴重和長期的熱浪對我們最脆弱的鄰居的影響，特別是老年人和那些有潛在健康狀況的人。

環境惡化不僅會損害我們的健康；也削弱了我們的安全。在極端天氣事件和自然災害更為普遍且更致命的世界中，不斷增長的環境壓力，包括氣候變化造成的壓力，可能迫使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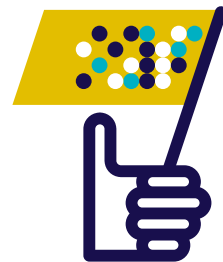
多人陷入極端貧困，或使他們以環境難民的身分逃離家園。這種衝擊可能使整個國家驚慌失措，並在世界許多地方造成嚴重的動盪。

總之，如果沒有健康的環境，沒有長期致力於維持這個健康的環境，我們就無法有一個健康和繁榮的社會。但是，讓我們對此採取正向的態度：如果我們有智慧，著手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最關鍵的環境問題就是我們重振經濟和社區的機會。當扶輪社員展開一項大膽的新環境倡議計畫時，牢記這一點至關重要。解決環境問題是一個值得歡迎的機會，可以讓我們修復一些過時和損壞的系統，代之以更安全，更公平的系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創造一個對我們和我們的孩子更健康、更繁榮的世界。有沒有比這更好的未來？

喬納森·佛利 (Jonathan Foley) 是氣候解決方案的領先資源「支取計畫」的執行理事。他是一名氣候和環境科學家、教育家、作家和演說家，曾獲得 2014 年著名的海因茨環境獎 (Heinz Award for the Environment)。

撰文：喬·歐丁 (Joe Otin)

我和喬埃爾 Joel 對於領導展開激烈的辯論。 在奈洛比一個溫暖的傍晚， 我們剛剛打完一場報隊籃球。



儘管我們四肢痠痛，累得半死，還是一頭栽進這場哲學思辯。剛剛獲勝的是他那一隊，而我決心這次非贏不可。

在瑞士出生的喬埃爾是博士班學生，在我上班的跨國公司擔任健康研究主管。我認識他很多年，在他身上我觀察到一種罕見的分析能力以及極高水準的智力。當我終於邀請他加入我的扶輪社時，他果真推動了許多正向且持久的改變，並領導服務委員會獲得卓越成果。

在我們辯論時，我主張領導人為了達成其目標，必須結果導向。我一邊大口灌水一邊說：「他們應該定義清楚的目標，並努力驅動他們的團隊來達成目標。領導者的能力最終是看他所達到的成果來衡量的。」

喬埃爾拿起他的水瓶，往自己臉上潑水來涼快一下。他辯稱：「恰恰相反，領導者的成就是看他們團隊成員的素質及他們共同支持某項目標能力。領導是無法用教的——那是一個

喬·歐丁 Joe Otin 是 9212 地區（厄利垂亞、衣索比亞、肯亞、及南蘇丹）的前總監，乃是派駐聯合國環境計畫署的扶輪代表。身為數位廣告代理公司 Collective 的執行長，他也是肯亞廣告標準委員會的主委。

持續的學習過程。你首先必須獲得一項技能，然後才可能在那個領域追求領導。」

我不同意。我堅持自己的觀點反駁說：「全世界各地都有聲譽卓著的機構提供數百個領導課程。想當然爾它們不會都錯得那麼離譜吧？」

在回答時，他詳述管理或行政技巧以及許多人稱為領導之間的差別。

在我們收拾東西時，我有一種不好的預感我會輸了那晚的第二場比賽。因此我反問了一個不用回答的問題：他所支持的領導觀念來自上個世紀，那他有花時間思考這個世紀即將出現的領導類型嗎？

我們揮手道別，各自離開，可是那個問題還在。或許答案就在問題本身。生命就是不斷循環，我們應該決定我們關於領導大費周章的討論有何結論。這可能可以提供下一代一些想法。我們已經從有必要精通某項技能轉移到注重成果的功利論。或許我們的未來在於回到前者。

說到這我想到美國職籃芝加哥公牛隊及洛杉磯湖人隊傳奇教練菲爾·傑克森 Phil Jackson。從他的成就來看，無可否認贏得冠

領導

軍對他很重要。可是他開明的風格引導他的球員，讓他們瞭解他更感興趣的是他們的個人發展及把他們的技巧提升到最高的層次。

傑克森擁有瞭解球員潛能的不尋常能力，他注重灌輸他們對自我成長的責任心。這點，再加上建立守護隊友的文化，促成了或許算是運動史上最偉大的連番成就。

我們從傑克森的經驗所獲得的另一個想法是他的球員想要在球場上做出更好的決定。透過激烈的練習，觀看及討論過去比賽的影片，再加上一點冥想，他的球員慢慢瞭解到他們天生的傾向，並致力於納入修正調整。用這種方式，他讓決策去中央化，在團體中反覆強調一種參與式的風格。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在球場上的行動會大大影響到球隊整體的表現。

同時，來自不同背景及國家的球員並沒有錯失最主要的目標。他們很清楚明白他們在場上是為了數百萬名每天晚上觀看比賽的球迷，也為了那些時刻所代表的意義。

那個內在渴求偉大、內心理藏奮發種子的孩子；跟我一樣，從打球來洞悉團隊互動的經理人；因為熱愛這項運動而保持親近的朋友；或是只是純為了娛樂而來的大多數人；每個人來看比賽的理由各不相同，球隊有責任每天都要卯足全力來滿足這些期望。那是一個全世界都瞭解的語言。

籃球場上一場意外的辯論讓我去思考我們未來的領導人有3件重要的事：他們要瞭解方法跟結果一樣重要；他們要採用去中心化及參與式的管理風格；他們要運用跨文化的方式來解決世界的問題。

Frank Eshman

向前看：創業精神的未來

在我完成大學工業工程的學業之後，很難在哥倫比亞找到工作。於是我與他人共同創立一家小公司，提供交通及財務顧問等商業服務。後來我們開始提供一項新的服務：協助小型創業者擬定他們的創業計畫並申請低利融資。接下來，我們開始訓練創業者，主要是女性，學習小型企業管理。我們也增加一項小額貸款計畫。

因為新冠病毒疫情，小型創業者需要更多支持。他們很難滿足其財務責任——而且缺乏可用資本，他們要維持企業運作十分艱難。不幸的是，現在跟許多成功新創公司有關係的複雜科技阻礙了小額融資的社會目標。我們不要忘記並非所有的未來創業者都能取得先進科技。扶輪社員可以參與地方經濟及社區發展計畫，來彌補這些缺失。此外，扶輪基金會的技術顧問團在協助扶輪社及地區擬定並監督他們的服務計畫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此一來，世界各地的創業者可以在扶輪及扶輪社員中找到一位有意願且有技能的夥伴。一起努力，我們可以鋪設出一條通往成長及成功未來的道路。

墨西哥拉丁美洲 (Latinoamérica) 網路扶輪社社員茱莉安娜·岡薩雷茲 Juliana Corredor González 是基金會 2020-21 年度技術顧問團領導人之一。她居住在哥倫比亞，擔任一個支持脆弱社區的非營利組織的執行長，本身是一位專長市場行銷、小額融資，及創業的工業工程師。

許多人來找我說：「你具有十分獨特的觀點及許多我們沒有的技能，我們很想向你學習。」

蘿倫·海諾南 Lauren Heinonen | 密西根州安亞柏 (Ann Arbor) 扶輪社

(新鮮的觀點)，《國際扶輪英文月刊》2020年8月號

